



全国高协组织教材研究与编写委员会审定

风格翻译管蠡集

FENGGEFANYIGUANLIJI

汪敬钦

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本书由全国高协组织教育发展中心、香港教科文出版有限公司资助出版
全国高协组织教材研究与编写委员会审定

风格翻译管蠡集

汪敬钦

敬钦
存
二〇〇八
九
二

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风格翻译管蠡集

汪敬钦

出版发行：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排 版：新天地文印中心

印 刷：盛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62-8467-84-0

定 价：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2000年岁末，一场瑞雪将水木清华裹上了一层厚实的银装。人们（尤其是一些来自南方的学子）都纷纷将这可以说是难得的雪景摄入镜头，或是与同窗相好们在踏雪抓拍留影，要不就在尽情地呼吸着这白雪世界的洁净空气。

期末了，春节临近了！

眼前的景致，似在提醒着我日前曾筹划过的一桩心事：在清华外语系从事“国际交流语用研究”的访问学者汪敬钦同志即日将踏上南归的路程，那么，理应抓紧相聚一叙，权当“饯行”吧，是不？……想来，作为我的科研项目的第三位访问学者，汪敬钦同志在名份上与我有师生之别，但论年齿，仅小三岁，且与我是同年从本科外语院校毕业；一个学期下来，汪敬钦同志儒雅淡泊，勤谨笃行，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我实际上是待之如老弟，视其为挚友。也就在我即将为汪敬钦同志的访学总结签上褒溢的意见时，他捧来了眼前这部沉甸甸的书稿——《风格翻译管蠡集》，要我斧正并为之索序。

对于翻译，我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我自己一离开校门就从事口笔译及有关研究工作，晃然便是十几个春秋。近年来，我国

(相对于国外而言)在宏观上的译论研究及引进工作高速发展,堪称硕果累累。以南京大学许钧先生主编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为例,该丛书以磅礴的气势一口气囊括了美、苏、法、英、德等国译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不啻是这一科研项目的主流,译界为之振奋!令我欣慰的是,在林林总总的译学著述丛中,汪敬钦同志的这部书稿亦不失为使我开卷获益的一部颇具特色的译学专著,尽管如此,著作者却自贬其为“管蠡集”,由此可见作者谦逊纳言的态度。说它令我开卷获益,是因为作者是从一特定的——“风格翻译”——的视角,来讨论翻译过程所涉及的抑或也是始终困扰着众多译者的有关内容与形式(意义与风格)的矛盾问题。孰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内容还是形式?意义还是风格?(须知:国内外翻译界历来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然而,读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该书作者给出的研究答案却是落在了后者之上(包括诗歌的翻译)。这就令人耳目一新了!我虽说不敢完全赞同这一论点,但却是打心底里佩服书作者的勇气和理据;同样,我虽不愿因此便妄称该书为译坛奇葩,但倒有一比,愿将其比为空谷幽兰,因为它虽没有什么妖艳的外观、华贵的气势,但还值得有心人那么侧身去闻一闻,看一看。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书作者长期坚持从微观上(即从“风格翻译”这一特定的视角)来剖析译学真谛,的确做出了有意义的努力,也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同样可贵的是,在清华进行语用学的学习研究之后,他还悟出“这门有关使用中的语言意义的研究的学问跟‘风格翻译’所探讨的问题竟有殊途同归之妙趣,因为两者都旨在研究和把握在特定的‘语境’(context)中,语言使用者所传达的特定意义。”汪敬钦同志又将这一发现溶入了他的“风格翻译”研究,这即是本书另一闪光的特色所在。

汪敬钦同志早年师从我国老翻译家、福建师范大学许崇信教授学习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是我国结束“文革”祸患后培

养出的首批为数不多的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之一；之后又从事翻译教学实践多年至今。与之言谈，他见地独到；秉笔直书，他针砭有据，颇令人折服。“风格翻译”是翻译理论研究层面中一项较为复杂困难的研究，往往被视为“玄”学而束之高阁；汪敬钦同志却拿得起，做得来，且有声有色。我衷心为之祝贺！是为序。



2001年春于清华园

前 言

关于“风格翻译”，记得业师许崇信教授有一段话令笔者终生难忘。他是在评述译者与翻译“自由度”的关系时这样说的：在一张小圆桌上进行高难度溜冰技巧表演的杂技演员，对他/她所应遵循的活动界限是再清楚不过的，因为任何随意发挥而超界的举动都将可能使他/她本人折肢断腿，或使台下观众瞠目结舌，或两者兼之。译者（尤其是诗歌的译者）不正是这样一位“杂技演员”吗？既要避免“溜冰出丑/险”，那么，译者或翻译理论研究者就不能不正视并认真对待翻译中的“内容”与“形式”或“意义”与“风格”这对客观存在的矛盾了。

“风格翻译研究”是以翻译中的内容与形式、意义与风格的矛盾对立统一规律为研究对象，具体地研究这对矛盾的运动和转化的辩证关系。从言语（或书面语）的客观存在来说，语言的形式决定了语言的内容，因而，在翻译中如何在既如实地传达源语（SL）内容的同时又努力忠实地反映出其风格，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亟待解决的主要困难或矛盾所在。开展对“风格翻译”的研究，则是努力朝着解决这一困难和矛盾的方向前进，也是保证翻译的忠实、确切和得体性的一个重要前提。

但和世界上欧美等地的情况一样，我国译界对翻译学的研究却存在颇多分歧。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围绕翻译学的研究范畴，翻译追求的目标以及什么才是“忠”、“信”等命题展开。翻译界历来有相当一部分议论的重点是“神似”、“汉化”、“归化”、“化境”等；这些“神、化”理论强调的是翻译过程中的内容移译，或追求所谓“意思一致”。总之，在这一理论思想的指导下，曾经出现鲁迅所批评过的“削鼻剜眼”的作法，以及那些“化”到“连字的平仄”都讲究，“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的译文。而现在，有人则干脆否认翻译学的存在，认为翻译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唯有主观能动性在起作用，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面对这些，开展风格翻译研究乃势之必然；这项研究将有助于明确翻译学的研究重点是如何既传达原文“说了些什么”，又要传达它是“怎么说的”，即研究如何达到源语与译入语（TL）间内容与形式、意义与风格的矛盾统一。值得欣慰的是，国内翻译界在这方面业已取得不少令世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而令笔者颇为窃喜的还有：今秋当笔者有幸加入清华大学语用研究专家胡庚申教授麾下从事“国际交流语用研究”课题，尤其是在介入“语用失误”子课题的研究后，发现这门有关使用中的语言意义的研究的学门跟“风格翻译”所探讨的问题竟有殊途同归之妙趣，因为两者都旨在研究和把握在特定的“语境”（context）中，语言使用者所传达的特定意义。事实上，国外译论家中也早已有人从所谓“语用等值”（pragmatic equivalence）角度，试图解决“源语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模式”（the model of the world presented in the source text）同“目的语文化中所反映的该世界模式”（the target culture's version of the world）之间的矛盾统一问题（见 M. Baker, 1992:217-60）。然而，窃以为，这与当年风靡一时的 E. A. Nida 的“翻译等效”论，已非同

日而语矣。翻译理论的进步，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这个集子正文部分的文章，分别以“语用失误篇”及“语用等值篇”领衔归类并依次分列。此举意在从“语用”角度，透视风格翻译实践中所面临的以及我们应当格外注意解决的问题。另外，集中有几个附录（附录 1 是帮助解读附录 2，即英汉对比的“老水手吟”这首长诗而收进的；附录 3 是该首长诗的“译后补记”）；附录主要是用以映证我们在风格翻译的实践方面（尤其是在诗歌的风格翻译实践中）所作的一点努力。

可以说，整个集子不过是笔者近二十年来在阅读、教学或翻译实践中对风格翻译问题进行思考揣摩的心路历程经诉诸文字之后的某种体现而已。所以，在为集子命名时，自己十分的清楚：实不敢以什么“论”或“论”什么妄称之，冠以“管蠡集”数字，已不胜惶恐。况且，因集子中的文章本身就有相当部分纯属早年之言，有的还是所谓“应景之作”，其质量当可推知，其行文格式亦参差不一。这次乃原样收进（即除讹字、错谬及某些必要的修订之处外，基本不做删改，体例亦照旧），理由则是不避丑陋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故此，谬误一定不少，唯赖行家里手不吝批评赐教了。

最后，想特别提到的是：每当披阅集中的一些篇章，笔者便不免“触景生情”——因为其中的不少文字曾经浸润过业师许老的心血，留下过他老人家的鲜红笔迹；还有，他那耳提面命、殷殷期盼之情，促膝谈心、隔案共饭之谊……仿佛就又呈现在自己眼前！每每及此，情随神驰，泪溢双眶！黄鹤西去，白云悠悠！学生不才，唯借此记之、念之。

作者

2000 年岁末于水木清华 21 号楼

鸣 谢

本书能顺利付梓，得益于全国高协组织教材研究与编写委员会与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香港教科文出版社联合设立的“学术著作与高校教材出版基金”以及原福州闽江职大学术专项基金的大力扶持和资助。特此鸣谢！

目 录

序	1
前言	1
“语用失误”篇	1
1、风格翻译小札	3
2、《春怨》英译启示录——理解之于译诗	9
3、风格翻译——漫话 NASHE《春》诗汉译	19
4、真知 · 灼见 · 译风——若干汉译佳句试析	28
5、“例证”悖论现象当议	41
“语用等值”篇	53
6、风格翻译琐议——“得意忘言”辨	55
7、译诗惑——《老水手吟》翻译随笔	66

8、形象化语言及其直译原则	78
9、英文法律语言的“冗余”性表征及其汉译对策	90
10、Literal Translation -A Principle As Exemplified In Figurative Language Translating	103
附录	189
1、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读塞·泰·柯勒律治《老水手吟》	190
2、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英、汉对照)	206
3、《老水手吟》译后补记	269
跋	271

“语用失误”篇

- 风格翻译小札
- 《春怨》英译启示录——理解之于译诗
- 风格翻译——漫话 NASHE《春》诗汉译
- 真知·灼见·译风——若干汉译佳句试析
- “例证”悖论现象刍议

什么是“语用失误”？有人（Jenny Thomas, 1983）定义为“不能理解所说话语的含义”。这不像是说话人的语用失误，倒像是听话人的无能。

——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223）

风格翻译小札

摘 要：在原、译文之间寻找对读者具有同样感染力（即形式和内容均逼近原文）的表达法问题，如王佐良先生所述“正是风格研究中所经常考虑的问题。”由此引发的思考，实际上还涉及风格翻译学的导向意义。

（一）

笔者阅读莎士比亚剧作《麦克白》（*Macbeth*），曾有这样令人意外的发现，请看其中的一段译文：

麦克德夫 流血吧，流血吧，可怜的国家！不可一世的暴君，莫下你的安若泰山的基业吧，因为正义的力量不敢向你诛讨！……

（《麦克白》，朱生豪译，见《莎士比亚全集》（八）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这段译文犹如急流涌泻，气势磅礴，其文气通畅，笔力不凡，自然非名家大手笔而不可为。的确，译文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原作风貌；换言之，译作的成功算是牢固地建筑在原作的成功的基础上了。兹引原文如下，以作比照：

Macduff Bleed, bleed, poor country!

Great tyranny! Lay thou thy basis sure,

For goodness dare not check thee : ...

(*Macbeth*, IV, iii)

(二)

《麦克白》在莎士比亚诸多诗剧中是占有重要一席的悲剧的代表。而莎翁为后人所公认的驾驭娴熟的语言技巧，正是表现在他惯用素体无韵诗(Blank Verse)来描写重要而严肃的题材，其目的是不让韵脚捆住主题思想的发挥。不过，即为 verse，也就并非绝对无韵，象上述几行原文还是不乏重迭、头韵、半韵之类的诗歌艺术技巧的运用。但，重要的是不仅仅是这些外在的形式；莎翁诗剧中的独白和对白读来往往是铿锵相击，抑扬顿挫，节奏强烈，具有明显的音乐感，加上其丰富的意象，深刻的内涵，这就形成了莎士比亚晓白如话、意蕴似诗、酣畅如曲的独特的语言风貌。在《莎士比亚全集》中，朱生豪先生译文部分之所以有权威性，就是因为译者在这些方面努力逼近原作而获得成功的结果。正由于我们怀着对原作的敬仰和对名译作的信赖，读兴来盛，便常常“公然一万三千里，听水听风笑到家”了。

然而，面对一段好译文，突然跳出“安若泰山”(重号为笔者加，下同)的字眼来，煞是令人惊诧，继又不得不为之惋惜了。惊的是，东岳泰山西移万里，事非等闲，怎可如此轻率？可

惜的是，好端端的一段译文一下子倒似乎成了缀上一块显目补丁的新衣而让人不好接受了。泰山冠中国五岳之首，却倏然现身于苏格兰岛国之上，这在中国的不同读者群中很可能造成这样的误会或错觉：即，要么，在中国境外也有高雄崔嵬名曰“泰山”之山；要么，莎士比亚奇才博学，下笔有神，似乎是顺手引用了中国命卜书中的一句古成语（汉·焦延寿《易林·坤之中孚》有：“安如泰山，福喜屡臻”句）；再不然，《麦克白》就是一出以泰岳为背景的中国古典戏了。一词不慎，歧义顿生！无奈，这里我们只好权且将“泰山移”视为朱译《麦克白》中的一个“笔误”。而从这一小小的笔误里，我们感悟到风格翻译学应该注重并予解决的一个重要抑或是主要的矛盾，即原文有的，译文也应当有，反之，原文所没有的，译文也应当没有，这似乎是一个极简单易懂的道理，但做起来却并不简单，否则，便没有风格翻译学，从而也无所谓翻译学了。事实上，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客观及译者主观上存在的各种复杂原因，从原文到译文往往出现由有变无，或无中生有的现象。严格说，这些现象都是风格翻译学所不允许的。然而，人们又都普遍承认，译者必须拥有一定的，同时也是必要的自由，否则，有时翻译似就无法进行。这就生成了风格翻译学所有待解决的第二个矛盾问题，即在原、译文之间寻找对读者（暂以双语读者为普通标准读者）具有同样感染力（即形式和内容均逼近原文）的表达法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上述两矛盾似乎都包含并反映在朱译《麦克白》的这段译文中：原文里没有“泰山”，而译文里有一可见矛盾一没处理好；又由于译者运用了翻译所赋予的必要自由，却招来了歧义与读者可能的误解——矛盾二依然故我。

现对照另一则稍后告成的译文，看出路究属何处：

玛可多夫 流血吧，流血吧，可怜的国家：猖狂肆虐